

一盏清茗，坐拥书城，不管世事如何纷纷扰扰，也不用为五斗米折腰，只管手执一卷，与古人对话，与天地精神往来，书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，这大约是天下读书人共同的梦想。然而，如果你是一个图书管理员，或者是一位图书馆馆长，滋味可就不一样了。因为，你的职责是要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，让更多的人爱上读书，而不仅仅是自得其乐。

我于2021年元月起担任一家县级公共图书馆馆长。进入这个行业后，才发现有一部《公共图书馆法》，其中第三条规定，公共图书馆“应当将推动、引导、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”。作为一部国家层面的法律，为什么要作如是规定呢？因为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图书馆再也不能坚持早上开门晚上关门那种传统的工作模式，而是要通过各种阅读推广活动，多元化的服务，吸引读者参与，让读者走进图书馆，去享受阅读。

这事难吗？说难也难，说容易也很容易。据有关统计，2021年，我国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.76本。我觉得这可能夸大了。而国外是远高于这个数字的，日本人均40本、韩国人均11本、法国人均20本、俄罗斯人均55本、以色列人均64本。推广全民阅读的难点在于成年人，让一个不读书的成年人爱上读书是艰难的，因为这不是他（她）的“菜”。成人平时为生计奔忙，要养家糊口，压力很大，没有时间阅读；其次，现在休闲方式多元化，即使有时间，他们也不一定会选择读书。而成年人真的需要阅读，人到了一定年龄，离开学校少说也有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

我们这所乡村初中是从城里整体下迁的。

下迁来的，还有个不小的图书馆。十多个淡黄油漆的大书架，贴着四周墙壁，顶天立地，又在中间的空地上，横横竖竖，看上去，简直就是书的迷宫。管理图书的潘老师，整天忙着在迷宫里踱过来踱过去，把一本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来，贴贴补补，再对着书皮轻轻地吹几口气，似乎那轻轻吹拂的气息，就能把书皮上的皱褶吹熨开去，又怕惊动满架图书似的，踮起脚尖，把书轻轻放回书架，再后退一小步，拇指与食指，捏扶着折了一条腿的墨水瓶底一样厚的眼镜，端详凝视一会，一转身，瘦小的身体又隐进书的迷宫，半天也不知所在。

“潘老师！还书啦。”我跨进图书馆的门，从书包里拿出书，喊道。

潘老师从靠里窗的一排书架后面走过来，接过《吕梁英雄传》，先是在借书登记簿“归还日期”栏里写上“5.21”，再右手托书，左手在封皮上抹几抹，又照例对着吹了几口气，从眼镜上方翻出带着眼白的眼睛，略微俯身盯着我，脸上泛出慈祥而怜爱的光。“罗光成，你这个小家伙爱看书，又爱惜书，我看你以后长大会有出息的。”潘老师说着，腾出右手，在我的头上拍拍，再轻轻摩挲几下我的头发，“你等下”，潘老师说着，拿着《吕



图书馆的读者者。 方锐供图

了，知识要更新，能力要提升，我们迫切需要夹着一摞书去撵上这个跑得比兔子还要快的时代。成年人很忙很累，把他们从牌桌酒桌旁叫到图书馆里来看书，是不合时宜，也不太现实的。但我们还是需要提醒他们一声：嘿，亲，你需要来看本书了！

每次到古城安庆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都会到吴越街去转转。早年，这里可以说是文化一条街。街口有一间邮政报刊零售部，各种刊物琳琅满目；有新华书店，各种图书应有尽有。再后来，先是报刊零售部没了，后来新华书店也没了。如今只剩下一家孤零零的吴越书

店。在席卷一切的滚滚商潮面前，书在退守，它离我们愈来愈远而不是愈来愈近。这是一桩尴尬而可怕的事情。

给我工作带来最大乐趣的，当算孩子们。他们对书籍的兴趣，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，那就是“如饥似渴”。只要不上课，有点时间，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去图书馆。开展青少年活动，增加少儿图书，增设自修室，自然就成了我的份内之事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，当是去年邀请《少年博览》两位编辑部主任到单位作阅读讲座。报名始终刹不住，本来只能容纳一百人的活动室，硬是塞了一百七八十人。互动

到兴奋时，一个个又嚷又叫，拍着桌子。那时，我能感受到知识给他们带来的快乐。可快乐毕竟是短暂的，他们学习压力大、作业多，能有多少自己的时间，又能有多少读课外书的时间？

一天，读者微信群内，突然有个读者发了张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照片。他说：“感谢黄镇图书馆提供的学习环境！”“回想起去年在黄镇图书馆的时光，非常充实有意义。”看到这位读者的致谢，我感到非常欣慰，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。平时，每天来自修的学生不少，有长期坚持来的，也有隔三差五来的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们只是全力做好服务。闹市之中，给你们一处幽静的读书场地，一个不受打扰的空间，让你们专心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。如是，图书馆就有了天堂的模样。

暑假是图书馆最忙碌的时刻，单位原有的三个自修室都不够用了，只得将多功能厅临时改作自修室。尽管如此，仍然不能满足需要，自修室仍一座难求。每天早晨七点多，学生们就早早地等在门外。我当然要比他们来得更早，做好服务，开好空调，全心全意当好“店小二”。为学子们服务，我又找到早年当“孩子王”的感觉。

在图书馆工作，是的，我是一个寂寞的守望者，也是一个幸福的看门人。

谢思球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为枞阳县（黄镇）图书馆馆长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大微班》、散文集《垓下的月色》等多部。

图书馆的模样

不住气的小胸脯，满脸疑惑与惊讶。

“我们要写何老师的大字报，何老师压制我们学生的自由，搞师道尊严。”盛华抢着说。

“这，这，”潘老师摇晃着脑袋，脸上有了一丝涨红，语无伦次，“这，这不好，你们还小，不懂，不懂。”

“我们的事，与你无关，快把纸拿给我们吧！”盛华有些急急地催促。

“没，没，我这没有纸呢。”潘老师扭头四下望望，摊开双手嗫嚅着。

“那不是吗？那不是纸是什么？”旭军指着书架顶上一摞大白纸，突然补上一句，“怪不得我爸爸说你是个死不悔改的大右派。”

潘老师的脸，刷地变得煞白，滑到鼻尖的眼镜，哆嗦的手，扶了几次都扶不到鼻梁，愣了半晌，木偶般转身，慢慢颤颤站到椅子上，把书架顶上的大白纸拿了下來。

那是1975年。我们三个小小少年，在学校图书馆里，涂抹了一纸无知无畏的荒唐。

罗光成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副会长、安徽省报告文学家协会副主席、南陵县文联主席。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雨花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等。多篇作品收录《安徽文学年鉴》、入选中高考语文模拟试卷。

少年的荒唐

罗光成

《梁英雄传》，隐进迷宫。好一会儿，从迷宫走出来的潘老师，手里拿着又一本书，说，“这本书，你看看。”我一看，是《青春之歌》。潘老师有些神秘而紧张地帮我把书塞进书包，又把眼光从眼镜上方翻出，向满屋的书架和门外扫几扫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小罗光成，这本书是不外借的，只许你自己在家里看，不准借给别人，看好就来还给我，啊！”我感到一种被器重、被期望的温暖，点点头，转过身，小跑着回家去。

深秋的一天，英语考试，我又考了个全班第一。讲台上，何老师正从高到低念着大家的得分。“张先来，35分”“陆蔓萍，9分”……洋洋自得的我，与大家一起把头扭向陆蔓萍。全班，不，全校最漂亮的陆蔓萍，此刻就像霜打的玫瑰，低头伏在桌上，乌黑的大辫子无精打采地垂向课桌下面的地上。我忽然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罗光成，不要嘻嘻哈哈，给我坐好！”何老师停止报分，严肃地看向我。

“考得再好，也不要骄傲，不要翘

尾巴！”何老师用竹教鞭把讲台敲得哒哒响。

放学了，旭军和盛华拉住我。旭军的爸爸是国营林场场长，盛华的爸爸是老八路，都是我们地方的头面人物。“就这样回去了？”旭军问。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限制学生的自由，何老师这是在搞师道尊严！”盛华跟着说。“我是中国人，何必学外文，不学ABC，能做接班人……这破英语，有什么好学啊！”旭军说。“写个大字报，贴到何老师门上！”盛华眼睛眨了眨，右手握拳，啪得一声砸向左掌说。“对，写大字报，我们也学一回反潮流！”旭军说，“图书馆有纸墨，我们找潘老师要去。”

三个即将反潮流的小将来到了图书馆。

潘老师从书架后面走出来，我说：“潘老师，给我们一张大白纸。”

“还有毛笔与墨汁，也借我们用一下。”旭军说。

“要什么，大白纸？要大白纸做什么？”潘老师从眼镜上方翻出带着眼白的眼睛，看着我们三个呼哧呼哧沉